



東國通鑑

七五之六 共三十一

リ 6
4060
14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五



高麗紀



毅宗二

十九年

宋乾道元年

金大定五年

春正月出御觀山寺右

正言趙文貴諫不聽○三月金大夫營主遣

銳率七十餘人攻麟靜二州境內之島執防

守靜州別將元尚等十六人以歸島去麟靜

州七八千步二州民嘗往來耕漁樵蘇金人

乘間樵牧因多居焉癸未秋給事中金光中

為兵馬副使欲復地邀功擅發兵擊之火其

4060
31-14

乙酉

廬舍仍置防戍屯田及金在如金金主讓莊
曰邊境稍不虞爾主使然耶邊吏為之耶若
果邊吏為之則爾主亦當懲之莊還奏之王
乃還其島命撤防戍西北面兵馬副使尹麟
瞻等恥削土猶不從命故金將來侵麟瞻懼
與義州判官趙冬曦密謀遂移牒大夫營請
還俘獲翼日乃還之麟瞻等祕不奏○辛酉
移御普賢院天寒雨甚衛卒凍死者九人辛
未移御仁濟院○夏四月庚辰幸觀瀾寺先
是吏部侍郎韓靖別創佛宇於仁濟院中號

高麗毅宗

祝釐之所內侍侍郎金敦中待制金敦時重
修觀瀾寺亦以祝釐為稱王謂靖敦中兄弟
曰聞卿等歸福寡人朕甚嘉之將往見之靖
及敦中等以寺之北山童無草木聚傍民植
松柏捨奇花異草築壇為御室飾以金碧
臺砌皆用恠石至是敦中張宴於寺之西臺
帷帳器皿珍羞極華侈王與宰輔近臣勸洽
賜敦中敦時靖白金羅綃丹絲甚厚又禮成
江人嘗賂白善淵王肅恭榮儀請以禮成為
縣善淵等勸王遊幸於江江人歛民白銀三

百餘斤多為奇技淫巧王亦欲觀水戲命內侍朴懷俊等以五十餘舟皆掛綵帆載樂伎綵棚及漁獵之具張戲於前有一人作鬼戲舍火吐之誤焚一船王大噓○內侍左右番爭獻玳瑁賜左番白銀十斤丹絲六十五斤右番白銀十斤丹絲九十五斤時右番多豪勢之人因宦者以王肯多索公私所畜珍寶書畫等物并駿馬二匹以獻左番恥不能及借人駿馬五匹獻之後不能償日彼徵債時人笑之○乙酉移御景福寺戊子移御奉靈

寺即鄭誠祝釐之所誠饗王供辦過仁濟觀瀾遠甚王醉自吹笙因問知音者左右以及第李鴻升對即召至前命吹笙笛遂欣然以為相見之晚也命屬內侍○王泛舟板積窰池與宦者白善淵王光就內侍朴懷俊劉莊等置酒張樂遂登水樓召崔褒偁徐恭等同飲又名禮成江蒿工漁者陳水戲以觀賜物有差夜二鼓還館北官扈從官迷路僵仆相續○六月大雨漂民家六十餘區多有溺死者

戊丙

二十年

宋乾道二年

夏四月白善淵准王行

年鑄銅佛四十軀畫觀音四十幀以佛生日

點燈祝釐於別院王乘夜微行觀之○王與

僧覺倪夜宴於聖壽院又召覺倪翫月賦詩

○王宴于清寧齋夜五鼓乃還○冬十月飯

僧三萬於毬庭○十一月夜宴清寧齋寵宦

李榮備奇玩之物以迎張女樂酣飲至夜

二十一年

宋乾道三年

春正月全羅州路按

察副使尹平壽斂民銀八十斤以獻○癸丑

燃燈王如奉恩寺夜還至觀風樓左承宣金

亥丁

高麗段宗

敦中馬素不調聞鐘鼓聲益驚突觸一騎士

矢房矢躍出落輦傍敦中不自首王驚愕以

為流矢疾馳還宮宮城戒嚴命有司榜于市

曰有能告賊者勿論有無職東班正郎西班

將軍隨自願除授公私賤隸亦許參職并給

銀二百斤女則給銀三百斤王猶慮未得又

命懸黃金十五斤銀瓶二百口於街衢購捕

屯府兵于闕庭以備不測自是選取勇力者

號內巡檢分為兩番常著紫衣持弓劔分立

仗外不避雨雪夜則巡警達曙王以不得賊

詔責宰樞於是逮捕絡繹疑大寧侯暉家僮
羅彥有成黃益等鞠問深刻彥等誣服諸王
宰樞百僚耆老詣闕賀得罪人斬羅彥有成
黃益及有成妻又以禁衛不謹派牽龍巡檢
指諭十四人于田里○三月王冒雨幸長興
院與覺倪夜飲命右承宣金敷中賦詩○王
泛舟衆羨亭南池先是清寧齋南麓構丁字
閣扁曰衆羨亭亭之南澗築土石貯水岸上
作茅亭鳧鴈蘆葦宛如江湖之狀泛舟其中
令小僮掉歌漁唱以恣遊觀至是王微行至

高麗毅宗

金身窟設羅漢齋還玄化寺與李公升許洪
材覺倪等泛舟南池酣飲極歡亭之初作役
卒私賣糧一卒貧甚不能自給役徒共分飯
一匙食之一日其妻具食來餉且曰宜召所
親共之卒曰家貧何以備辦將私於人而得
之乎豈竊人所有乎妻曰貌醜誰與私性拙
安能盜但剪髮買來耳因示其首卒嗚咽不
能食聞者悲之○幸歸法寺東嶺與侍臣置
酒○夏四月以河清節幸萬春亭宴宰樞侍
臣於延興殿大樂署管絃坊備綵棚搏花戲

仙挑拋毬樂等聲伎之戲又泛舟亭南浦沿
流上下相與唱和至夜乃罷亭在板積窰內
有殿曰延興南有澗盤迴左右植松竹花草
又有茅亭草樓凡七有額者四曰靈德亭壽
樂堂鮮碧齋玉竿亭橋曰錦花門曰水德其
御船飾以錦繡為流連之樂窮極奢麗凡三
年而成皆朴懷俊劉莊白善淵從史而為之
也

史臣曰為國之要在於節用而愛民毅宗
多作池臺傷財勞民常與嬖倖耽樂是從

不恤國政宰相臺諫無一人言者終致臣
濟之遜宜矣

王弟僧冲曦亭王於清寧齋召覺倪及侍臣
同飲晚泛舟衆美亭南池遊賞至夜冲曦即
玄曦也○宴于清寧齋賦詩令羣臣和進○
五月幸臨津縣翼日與宰樞金水胤徐恭李
公升崔溫承宣李聃許洪材金敷中等泛舟
南江竟日為樂召司諫林宗植侍御高子思
赴宴至夜半移御普賢院侍從不及子思醉
不得行

史臣曰人主一身繫乎社稷生靈諫之職在於繩愆糾謬王雖乘危履險自輕其身宗植等既不能諫又從而宴樂沈湎以失法從之儀甚可鄙也

幸長端縣應德亭舟中結綵棚載女樂雜戲泛流凡十九艘皆飾以綵帛與左右倖臣宴樂至五更乃登西岸張侯置燭其上命左右射無中者內侍盧永醇曰待聖人中的然後臣等中之王射即中燭左右呼萬歲李聃從丙中之賜綾羅綃留二日觀水戲自應德亭

秉燭乘舟盛張象樂過皇崇亭置酒夜至普賢院又幸萬春亭置酒夜入李聃別墅○六月移御玄化寺由宴于延福亭先是王聞城東沙川龍淵寺南有石磴數仞削立臨川曰虎岩流水停瀆樹木蒼蔚命內侍李唐柱裴衍等構亭其側名延福奇花異木列植四隅以水淺不可舟築堤為湖其地白沙水勢強悍雨則輒毀隨毀隨補晝夜不息人甚苦之是日與宰相侍臣宴于亭上極歡乃罷○秋七月幸歸法寺遂御玄化寺馳馬至獺嶺茶

院從臣皆莫及王獨倚院柱謂侍者曰鄭襲明若在吾豈得至此

臣等按 毅宗輕佻無人君之度即作二十餘年之間荒淫迨忽不仁不義習與性成不可救藥幸而天誘其衷追念襲明悔心萌而善端已露信乎天理之未嘗泯滅也苟有一二忠正之臣因其牖而開導之王或稍自省悟不至於終迷不復矣惜乎王所之無人也復有浮薄輕躁如敷中韓賴之徒朝夕左右從君於昏以文藻詞華為

賁飾太平之具志驕氣溢豪將悍卒頓不得意蓄猜構壘積有年紀不待智者而知有庚癸之變矣嗚呼滿朝羣臣無有如襲明者能轉移王心而使之終及於禍悲夫八月幸南京駕至加頓院廣州牧官備儀衛樂部以迎獻馬及肩輿陽傘○九月南京留守備禮迎駕獻陽傘及馬牛夜命內侍重慶射侯中者賜綾絹○幸三角山僧伽文殊藏義等寺○宴羣臣于延興殿賜馬人一匹○發南京至坡平縣江寧羣臣于舟中侍臣皆

醉失儀樞密院使李公升倒載駕前○至自
南京推息中外有差是行也廣川掌書記金
鏐聚斂子民貿易玩器重賂官者白善
淵王肅恭等薦鏐屬內侍

二十二年

宋乾道四年
金大定八年

春正月宴羣臣徹夜

○太子納江陽伯域之女為妃○王以夢中
所製詩示羣臣其末聯云布政仁恩洽三韓
致大平巨僚稱賀○進江陽伯域為侯○三
月幸西京時王弟翼陽平涼二侯頗得衆心
王疑有變移御以避之駕至平州崇壽院西

高麗設京

亭召宰輔侍臣行酒泛舟于南溪沂沭遊賞
至晡乃罷○王駐蹕黃州洞仙驛宴碧波亭
又泛舟南溪至夜宴樂賜樂工及雜戲人白
金三斤○謁太祖真殿○御觀風殿教曰朕
聞鎬京萬世不衰之地後之王者臨御于此
頒下新教則國風清明小民安泰朕即政以
來萬幾實繁未暇巡御今以日官所奏來幸
此都將欲革舊鼎新復興王化採古聖勸戒
之訓及當時救弊之事頒新令六條一奉順
陰陽一崇重佛事一歸敬沙門一保護三寶

一遵尚仙風一救恤民物是日宴宰樞近臣於清遠樓相與唱和為樂○夏四月幸興福寺泛龍船於南浦宴宰樞近臣又幸洪福寺宴于多景樓賜水戲人白金二斤○教曰西都乃祖宗巡御之地自經乙卯之亂國家多事累年未得巡御今欲舊染汚俗咸與惟新亦將延基保業乃幸是都迎駕時有所違誤為有司所拘執者公徒私杖以下贖銅徵瓦並皆放除又乙卯年緣坐配南界者亦令放還諸領府及三衛軍迎駕有勞者給米人一

碩○宴羣臣於長樂殿○以河清節又宴於長樂殿○幸永明寺泛舟于大同江○御浮碧樓觀神騎軍弄馬戲及水戲賜白金布物宴宰樞侍臣于舟中夜分乃罷○秋王至自西京○冬十一月耽羅安撫使趙冬曦平耽羅耽羅險遠攻戰所不及壤地膏腴貢賦不煩民樂其業近者官吏不法賊首良守等謀叛逐守宰王命冬曦為持節宣諭賊等自降斬良守等二人及其黨五人餘皆賜谷帛以撫之

二十三年

宋乾道五年

春正月戊午朔王受

朝賀代製臣僚賀正表宣示宰樞近侍國學
文臣於是禁內六官文臣等奉表賀御製王
喜賜酒果以行頭直翰林院田致儒屬內侍
大學官又率六管學生與中朝制科者各上
表稱賀賜酒脯○奉奉香里離宮宴羣臣仍
賜宋商及日本所進玩物○二月設三界醮
時齋醮之費寔繁都祭都齋二庫未支其用
又立館北奉香泉洞三宮各置真僚徵求諸
道轉輸三宮者絡繹於道民皆愁嘆內侍劉

高麗教宗

欽請福以大和是大人道長之初乃陽德氣
萌之始恭惟陛下重高之聖哲疊舜之聰明
百福是叢新又新而木息天齡更固月復月
以無期仁洽道豐微一物不獲其所修文偃
武實萬世無疆之休適當交泰之時益篤方
來之慶擁神休於北闕保國壽於南山玉帛
爭來萬邦預駁奔之列梯航畢集四方無後
至之人受賀良辰倍鍾純嘏况今以萬幾之
暇修三接之勤樂與詞臣垂文章四六之盛
作天臨密席講詩書經史之妙文自北使上

一遵尚仙風一救恤民物是日宴宰樞近臣於清遠樓相與唱和為樂○夏四月幸興福寺泛龍船於南浦宴宰樞近臣又幸洪福寺宴于多景樓賜水戲人白金二斤○教曰西都乃祖宗巡御之地自經乙卯之亂國家多事累年未得巡御今欲舊染汚俗咸與惟新亦將延基保業乃幸是都迎駕時有所違誤為有司所拘執者公徒私杖以下贖銅徵瓦並皆放除又乙卯年緣坐配南界者亦令放還諸領府及三衛軍迎駕有勞者給米人一

碩○宴羣臣於長樂殿○以河清節又宴於長樂殿○幸永明寺泛舟于大同江○御浮碧樓觀神騎軍弄馬戲及水戲賜白金布物宴宰樞侍臣于舟中夜分乃罷○秋王至自西京○冬十一月耽羅安撫使趙冬曦平耽羅耽羅險遠攻戰所不及壤地膏腴貢賦不煩民樂其業近者官吏不法賊首良守等謀叛逐守宰王命冬曦為持節宣諭賊等自降斬良守等二人及其黨五人餘皆賜谷帛以撫之

二十三年

宋乾道五年

春正月戊午朔王受

朝賀代製臣僚賀正表宣示宰樞近侍國學
 文臣於是禁內六官文臣等奉表賀御製王
 喜賜酒果以行頭直翰林院田致儒屬內侍
 大學官又率六管學生與中朝制科者各上
 表稱賀賜酒脯○奉奉香里離宮宴羣臣仍
 賜宋商及日本所進玩物○二月設三界醮
 時齋醮之費寔繁都祭都齋二庫未支其用
 又立館北奉香泉洞三宮各置真僚徵求諸
 道轉輸三宮者絡繹於道民皆愁嘆內侍劉

高麗敬宗

欽請福以大和是大人道長之初乃陽德氣
 萌之始恭惟陛下重高之聖哲疊舜之聰明
 百福是叢新又新而木息天齡更固月復月
 以無期仁洽道豐微一物不獲其所修文偃
 武實萬世無疆之休適當交泰之時益篤方
 來之慶擁神休於北闕保國壽於南山玉帛
 爭來萬邦預駁奔之列梯航畢集四方無後
 至之人受賀良辰倍鍾純嘏况今以萬幾之
 暇修三接之勤樂與詞臣垂文章四六之盛
 作天臨密席講詩書經史之妙文自北使上

壽而致辭日域獻寶而稱帝常有天神之靈
助每加福慶以川增開不世之新祥接王者
之一統臣鄰歸羨史冊有先生民已來今日
無對臣等遭逢盛世涵泳明時仰瞻萬乘之
威趨詣北辰之所六樂九奏雖一比晏子之
遊萬歲三呼胡不祝漢皇之壽宣示羣臣百
官表賀

臣等按古之明君誼辟雖有高世之見絕
倫之智尚不以聖自居後之庸君暗主一
有小才寸長自賢自聖甘為技能所使毅

邦義秦得文李棟金應和金存偉鄭仲壺希
胤魏綽然等深結宦寺約為兄弟以剝民媚
主為事創寺繪佛設齋祝聖又制別貢金銀
鍮銅器皿山積由是得幸不次除官任言責
者皆阿上意無一直諫者○三月王以巡御
西都親製疏設羅漢齋于山呼亭○幸西京
駐駕平州泛舟崇壽院南池夜宴扈從臣僚
○幸永明寺泛龍船於大同江置酒又自永
明寺泛舟至洪福寺遂幸八景亭觀水戲○
夏四月駕至湏江龍瑞亭乘舟置酒○癸卯

庚寅

還京赦○六月宴宰樞侍臣于延福亭○秋
十月王將幸碧岑亭御史臺伏閣論離宮行
幸之繁與按察察訪枉法之事皆不聽○金
遣橫賜使符寶郎徒單懷貞來賜羊二千有
一羊四角樞密使李公升以為瑞獸表賀時
人朝為四角承宣○八月以許洪材為中書
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

二十四年

宋乾道六年

春正月壬子朔王受

賀於大觀殿親製臣僚賀表曰三陽應序萬
物惟新玉殿春回龍顏慶洽體一元而敷惠

高麗表

宗之親製賀表其文藻則有之矣然自讚
已德比之堯舜禹湯文武處之不疑恬不
知愧亦獨何心哉世之稱人主華藻浮靡
者必以陳后主隋煬帝為首然不過與臣
下賦詩爭能而已至於自撰表讚德則雖
二主亦未嘗醜然為之毅宗之失於茲益
甚矣嗚呼毅宗華藻浮靡之失浮於陳隋
則雖欲免陳隋之禍敗得乎悲夫
已卯王如靈通寺設華嚴會親製佛疏宣示
文臣百官表賀辛巳還宮命諸王結綵幕於

廣化門左右廊管絃坊大樂署結綵棚陳百
戲迎駕皆飾以金銀珠玉錦繡羅綺珊瑚玳
瑁奇巧奢麗前古無比國子學官率學生獻
歌謠王駐輦觀樂至三更乃入闕承宣金敦
中盧永醇林宗植饗王于奉元殿王歡甚達
曉而罷○二月幸延福亭召平章事許洪材
知御史臺事李復基起居注韓頴等泛舟宴
樂竟日遂御和平齋○甲申狼星見于南極
西海道按察使朴純嘏以為老人星馳奏之
○三月王欲遊西江夢有一婦人立門而告

曰王若遊西江必待五月覺雨乃止○庚申
與許洪材李復基韓頴金敦中等泛舟曲宴
壬戌亦如之乙丑又宴于舟中夜幸玄化寺
道遇大雨馳馬而至○遣知門下省事崔溫
祭西京老人堂右副承宣林宗植祭老人星
于海州床山凡内外有老人堂皆遣使祭之
○以文克謙為殿中內給事克謙既貶為黃
州判官吏民愛慕政聲藹然有貴近挾宿憾
搆微過奏請免官王猶怒前事復斥為晉州
判官或奏曰克謙直臣不宜連貶外州以防

言路玉不得已乃有是除○夏四月親醮老人星于內殿○忠州牧副使崔光鈞奏前月二十八日祭老人星于竹杖寺其夕壽星見至三獻乃沒王大喜百官稱賀○幸延福亭宴侍臣于舟中夜半乃罷○禁內六官文臣表賀壽星再見賜酒果○命太子醮于福源宮平章事許洪材醮于賞春亭左承宣金敦中祭于忠州竹杖寺以壽星再見也○王欲親醮老人星命判禮賓省事金子蕃郎中陳力升構堂於真觀寺南麓又立別祈恩所造

金銀花及金玉器皿○幸和平齋時王遊幸無時每至佳境輒駐蹕與近侍文臣觴詠忘返扈從將士疲困生嗔大將軍鄭仲夫出旋牽龍行首散貧李義方李高從之密語仲夫曰今日文臣得意醉飽武臣皆飢因是可忍乎仲夫曾有燃髯之憾遂構兇謀○五月宴文臣于和平齋唱和至夜命內侍黃文莊執筆以書羣臣稱贊聖德謂之大平好文之主○戊辰幸延福亭夜泛舟宴侍臣庚午亦如之○移御念賢寺乘輿將發與許洪材李復

基韓賴等置酒舟中君臣皆沈醉夜分忘歸
金敦中前白王曰自朝至夜扈從軍卒皆飢
倦王何樂之甚且夜晦真有何觀覽久留此
耶王不悅命駕而行已向曉矣○閏月御延
福亭夜宴侍臣又命內侍殿中監金闈設宴
于延福亭與宰樞承宣臺諫乘舟酣宴徹夜
不止翼日羣臣皆大醉插花滿帽倒載而退
○羣臣賀壽星見王宴常參官以上親製樂
章五首命工歌之結綵棚陳百戲至夜乃罷
賜赴宴官馬各一匹是夜又與韓賴李復基

曲宴便殿特賜紅鞵犀帶以示寵異○幸延
福亭以內侍黃文莊為國子博士直翰林院
時羣臣皆占所見之物為嘉瑞蓬艾三莖生
於亭以為瑞草文莊見水鳥指為玄鶴作詩
讚之王稱嘆良久製詩以和之欲拜正言以
年少改拜是職

臣等按自古人君好祥瑞者必有奸諛佞
倖之臣又從而中之如指氛祲曰慶雲菌
曰芝野鳥曰鸞史不絕書今毅宗失子道
失君道獲罪於天祥瑞何從而至哉獻佞

者指妖星為壽星蓬艾為瑞草水鳥為玄
鶴一何祥瑞之紛紛也毅宗以妖孽為祥
瑞矯詐誣妄自欺以欺天天可欺乎其不
保天祿也宜哉

王孫生王喜欲遣使告于金即命同文院移
牒以待金國指揮金主聞之曰彼國誕得繼
孫良為慶事欲申告謝已識忠勤不煩遠遣
使來○六月延福亭南川堤決命復塞之詔
曰軍卒力竭不能堤防宜發丁坊里築之開
水門四五所創亭堤上植以奇花異木○秋

七月與許洪材李復基韓賴等泛舟于普賢
院南溪置酒唱和○李復基獻服玩及酒肉
脯果王夜泛舟宴宰樞侍臣顧謂復基曰愛
君之忠誰復如卿○以許洪材為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崔溫叅知政事李光縉同知樞密
院事梁純精為樞密院副使左遷知樞密院
事徐淳為尚書左僕射判秘書省事淳質直
無華不求媚左右為李復基所短故也入夜
泛舟與洪材及諸侍臣宴○八月延福亭南
川堤又決大教卒塞之怨咨盈路○幸東江

書齋○水州民耕田得金一錠長二寸許頭
尾雙尖狀如龜知州事吳錄之取以獻左右
呼萬歲曰天降金龜聖德之應羣臣皆賀○
王幸普賢院武臣鄭仲夫李義方李高等作
亂殺扈從文官宦寺遣兵殺留都文官以王
還宮時王荒淫不恤政事承宣林宗植起居
注韓賴又無遠度怙寵傲物蔑視武士衆怒
益甚丙子王自延福亭如興王寺仲夫謂義
方高曰今則吾事可舉然王若便還宮可且
隱忍如又移幸普賢院無失此機翌日王將

高麗宗

幸普賢院至五門前台侍臣行酒酒酣顧左
右曰壯哉此地可以肄兵命武臣為五兵手
搏戲蓋知武臣缺望欲因以厚賜慰之也賴
恐武臣見寵遂懷猜忌大將軍李紹膺與一
人相搏紹膺不勝而走賴遽前批其頰即墜
階下王與羣臣撫掌大笑宗植李復基亦罵
紹膺於是仲夫金光美梁肅陳俊等失色相
目仲夫厲聲詰賴曰紹膺雖武夫官為三品
何辱之甚王執仲夫手慰解之高拔刃目仲
夫仲夫止之至昏駕近普賢院高與義方先

行矯旨集巡檢軍王纜入院門羣臣將退高等手殺宗植復基于門左承宣金敦中知亂作在途佯醉墮馬而逃賴依所親宦官潛匿御床下王大驚使宦者王光就禁之仲夫曰禍根韓賴尚在王側請出誅之內侍裴允才入奏賴挽王衣不出高又拔刃脅之乃出即殺之指諭金錫才謂義方曰高敢於御前拔刃耶義方瞋目叱之錫才不復言於是承宣李世通內侍李唐柱御史雜端金起莘祗候抑益謙司天監金子期太史令許子端等凡

扈從文官及大小臣僚宦寺皆遇害積尸如山初鄭李約曰吾曹袒右去幞頭否者皆殺之故武人不去幞頭者亦多被殺唯承宣盧永醇本兵家子且與武臣相善故免王大懼欲慰安其意賜劔諸將武臣益驕橫先是童謠云何處是普賢刹隨此畫同力殺或告鄭李曰敦中先認而逃鄭李驚曰若敦中入城奉太子令閉城門固拒奏捕亂首則事甚危矣如之何義方曰吾爾我不南投江海北投丹狄以避之遂遣疾足者抵京刺探其人夜

入城至敦中家候之寂無人聲問承宣所在
答以扈駕不還其人回報鄭李喜曰事已濟
矣乃留其黨守行宮選驍勇直走京城到街
衢所殺別監金守箴便入闕執樞密院副使
梁純精司天監陰仲寅大府少卿朴甫均監
察御史崔東軾內侍祗候金光等內直真僚
皆殺之殿中內給事文克謙直省中聞亂逃
匿有兵跡而獲之克謙曰我前正言文克謙
也上若從吾言豈有今日之亂乎願以利劍
決之兵異之擒致諸將前諸將曰吾輩素聞

名者勿殺囚于宮城高義方等率巡檢軍夜
抵太子宮殺行宮別監金居實真外郎李仁
甫等又八泉洞宅殺別常負十餘人使人呼
於道曰凡戴文冠者雖至胥吏俾無遺種率
伍蜂起搜殺判吏部事致仕崔褻僊判吏部
事許洪材同知樞密院事徐醇知樞密院事
崔溫尚書右丞金敦時國子監大司成李知
深秘書監金光中吏部侍郎尹敦信衛尉少
卿趙文貴大府少卿崔允諤侍郎趙文振內
侍少卿陳玄光侍御史朴允恭兵部郎中康

處約部省郎中康處均奉御田致儒祗候裴
縉裴衍等五十餘人王益懼台仲夫謀弭亂
仲夫唯唯不對王即拜高義方為鷹揚龍虎
軍中郎將其餘武人上將軍例加守司空僕
射大將軍加上將軍以義方兄俊儀為承宣
仲夫等以王還宮

史臣俞升旦曰元首股肱一體相須故古
先哲王視文武如左右手無有彼此輕重
所以君明於上而臣和於朝叛亂之禍無
自而作矣毅宗之初政規模有可觀者哉

得忠正之人而輔之則必有善政可稱於
後世矣不幸柔佞佻躁之徒布列左右傾
資財於齋醮移宵旰於酒色吟風弄月以
代都俞而漸積武夫之怒禍將至矣毅宗
命戲兵手欲因厚賜以慰觖望王之心固
有度矣而韓賴等慮武夫之見寵遽生忌
懷之心遂使烈炎崑岡玉石無分卒致乘
輿播遷不獲令終可勝痛哉

九月乙卯鄭仲夫李義方李高等放王于巨
濟縣太子子珣島縣殺太孫時王光就謀聚

齊輩討仲夫等韓淑泄謀仲夫等又索隨駕
內侍十餘人宦官十人殺之王坐修文殿飲
酒自著使伶官奏樂夜半乃寢高蔡元欲弑
王梁淑止之仲夫等逼遷王子軍器監太子
子迎恩館遂救王及太子王之愛姬無比逃
匿青郊驛仲夫等欲殺之太后固請乃免從
王而行王於馬上嘆曰暑早從克謙之言豈
有是辱金敦中遁入紺嶽山仲夫挾宿怨購
之甚急敦中密使從者入京候家安否從者
利重賞遂以告殺之於沙川邊敦中臨死嘆

曰吾不黨韓李但流矢之變禍延無辜今日
之及宜矣兵部侍郎趙冬曦曾相延基地于
西海道聞變將往東界舉兵討賊至鐵嶺猛
虎當道不得過追騎及而捕之仲夫等議冬
曦素有平耽羅之功將流遠地守者遽殺之
投尸于水又殺內侍少卿崔儼流少卿崔偁
真外郎崔值仲夫等欲撤所殺文臣家陳俊
止之曰吾輩所嫉怨者復基賴等四五人今
殺無辜亦已甚矣若盡撤其家其妻子將何
寄生義方等不聽遂縱兵毀之是後武人習

以為常若有讎怨者輒毀其家
史臣金良鏡曰王之為太子也仁宗臨薨
謂之曰治國須聽鄭夔明之言夔明本自
正直加以付托之重進盡忠言裨補闕漏
金存中鄭誠等日夜譖而去之王乃代以
存中自是佞倖日進忠讜日退王益縱恣
淫于逸豫盤遊無度始以擊毬昵仲夫臺
諫言之而不聽終以詞章狎韓賴武夫憤
怨而不悟卒之韓賴召亂而身死於仲夫
之手朝臣盡殲蓋其所好終始有異而其

致亂則一也故人主所好不可不慎也

鄭仲夫李義方李高等領兵迎王弟翼陽公
皓即位于大觀殿前王信圖讖之說忌諸弟
王之在潛邸也典籤崔汝諧嘗夢太祖授笏
於王王受而坐龍床汝諧與百官陳賀覺而
竒之以告王王曰慎勿復言此大事也上聞
之必害我矣至是果驗○仲夫等殺嬖宦白
子端王光就倖宦榮儀劉方義等梟首于市
其他宦寺及怙寵驕恣者戮之幾盡初前王
構三私第曰館北宅曰泉洞宅曰藿井洞宅

聚斂財賄以鉅萬計至是仲夫義方高皆分
占焉○上御修文殿俊儀仲夫義方高侍從
釋文克謙命書批日以任克忠為中書侍郎
平章事仲夫盧永醇梁淑叅知政事韓就為
樞密院使尹麟瞻知樞密院事金成美為僕
射金闈為樞密院副使李俊儀為左承宣克
謙為右承宣李紹膺為左散騎常侍高為大
將軍衛尉卿義方為大將軍殿中監高義方
皆兼執奏奇卓成為御史臺事蔡元為將軍
其餘武夫超資越序職兼華要者不可勝數

義方等既白王以克謙為承宣文臣善李公
升等事賴以免武官亦倚之多咨訪故事故
尋獲龍虎軍大將軍○諸武臣會重房悉召
文臣之遺者李高欲盡殺之仲夫止之有軍
士至兵部郎中陳允升家詔曰有旨先詣闕
者拜承宣允升出軍士殺之抱以大石先是
以壽星見創祠于真觀寺南允升董役凡軍
卒輸石必枰而納之故及○冬十月大赦以
仲夫義方高為壁上功臣圖形閣上梁淑蔡
元次之加朝臣爵一級召還金貽永李綽升

鄭叙等皆復職田以盡鷄犬之事流竄者皆令赴京仲夫以西海道郡縣屬其鄉海州義方以外鄉金溝為縣令官○遣工部郎中庾應圭如金上表曰伏見臣兄覲久尊周室樂率漢藩緣感疾於中身遂抱羸於積稔十全不能措其手一丸豈復效其靈沈綿浸深頓仆是懼頃因脫釋於重負始欲保守於餘年蓋由承稟臣先國王臣某遺屬以臣忝為同母之親可付先材之業令臣權守軍國事務而臣避之無計受亦誠難將籲呼以上聞

顧跋涉之愈遠又黎庶不可以無主保釐不可以闕人勉副羣情假司分寄敢具事實以達宸嚴前王表曰臣久纏疾恙漸致衰羸襟靈以之昏荒氣力以之消沮醫攻熨而莫效藥瞑眩而不瘳豎居膏肓天奪魂魄以至祗服前人之訓言率先列國之貢藝而乃民政堆案而或廢於剖決國賓踵門而或失於將迎為邦之道既隳事主之儀多闕今則伏在床枕幾委體支仰繫覆露之私深念播菑之業臣昔逮事臣父先國王嘗屬臣云苟有過

代必先弟及今臣有元子泓少而無慧長且多愆未堪主鬯以展勤矧復奉藩而受職竊見臣弟皓忠順之德夙勤於君親睦恭之心無懈於朝夕載嘉淑行之如始益體理命之有徵乃以臣弟皓權守軍國事務敢茲上聞冀照下懇

史臣金良鏡曰昔唐明宗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曰為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

足懼水旱虫蝗不足懼賢士蔽匿深可畏廉恥道喪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歐陽公記此言曰凡為國家者可不戒哉有是哉斯言也夫前君崇奉佛法敬信神祇別立經色威儀色祈息色大醮色齋醮之費徵斂無度區區事佛事神而姦諛若李復基林宗植韓賴為左右儉壬若鄭誠王光就白子端為內宦阿曲若榮儀金子幾為術士所幸嬖妾無比主於內希意導志更相妖

媚利口紛騰讜言踈絕變生輦轂之間而
卒莫之知也此豈懼其所不懼不畏其所
畏之然耶且禍亂之初無一人效死迺伐
之後造偽飾辭如此尤可嘆也
金遣大宗正丞耶律糾來賀生辰糾至境邊
吏以前王讓位却之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五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六

高麗紀

明宗光孝王一

諱皓字之旦舊諱昕毅宗母弟初封
翼陽侯鄭仲夫廢毅宗迎立之柔懦
無斷政在於下為忠獻所廢在位二
十七年壽七十二

卯辛

元年

宋乾道七年金大定十一年

春正月元子璿冠○李

義方等殺大將軍韓順將軍韓恭申大興史
直哉流車仲規于外初順等相與言義方李

高等擅殺朝臣害及忠良非義也義方等聞之執而殺之惟仲規以義方素親流之○李高伏誅高有非望之志陰結惡小及法雲寺僧修惠開國寺僧玄素等日夜宴飲因謂曰大事若成汝輩皆登峻班遂作偽制及元子冠王將宴于麗正宮高為宣花使當預宴陰令玄素招致惡小于法雲寺修惠房斬馬饗之使各袖刃隱于墻屏間將作亂有校尉金大用之子為高驅使聞其謀以告大用大用與內侍將軍蔡元善遂告之義方素惡高逼

已至是亦知其謀與元侯高等至宮門外即以鐵鎚擊殺之令巡檢軍分捕其母及黨與皆誅之其父嘗以高不肖不以為子故免死配流○夏四月蔡元陰謀盡殺朝臣事泄義方又忌之遂斬于朝并捕門客羣小皆斬之○五月庾應圭還自金應圭初入境金主詔婆娑路不納令有司移文詳問應圭曰前王父病昏毫不治以母弟皓權攝國事金主曰讓國大事也何以不先陳請詔有司再詳問應圭至金主覽表曰爾國雖小亦知君臣之

義兄弟之序乃何廢况篡位造飾虛辭欺罔
上國合行天誅以懲其罪應主對曰前王不
幸有疾子亦不慧故遵父王遺命讓位于弟
耳小國安敢欺罔天子陪臣雖就湯鑊斧鉞
之誅更無異辭竟不屈帝猶疑之遂回詔不
允前王讓位曰卿襲封二紀作屏一邦近者
屢愆信使之期徒有郵書之報向深憂乎變
故今始聞于封章稱疾疹之淹延懼保釐之
曠闕述其父命之遺囑欲以弟及而相傳付
之伊人攝以國事卿言雖順朕意未孚續遣

使駢往詢厥事以詔授應主應主奏曰陪臣
所獻二表也新王表今無回詔使於四方不
辱君命臣之職也因不食具服立庭向闕待
命晝夜不移三日館伴以聞金主屢使勸食
猶不食從者夜密進水漿應主厲聲曰汝亦
人耳何行詐之甚耶及五日形容甚枯氣息
將絕力不能立數至僵仆金主憐其忠誠遣
大臣慰諭曰爾國雖小有臣若此已寢問罪
之議欲降依允之詔汝且就食毋以傷生應
主曰宸眷雖厚臣不受回詔何敢食受詔之

日乃臣續命之秋不食七日帝益憐之授回
詔賜御饌幣帛厚慰而送之及還以功擢授
軍器監兼太子中舍人賜金紫宰相又請錄
應圭子孫以勸後來從之○分揚廣忠清州
道慶尚晉陝州道為二道○金詢問使完顏
靖等來王迎詔于大觀殿乃賜前王詔也詔
曰卿撫有爾邦踐修世美及當茲歲付上封
章告厥疾已曠於保釐謂其子不能於負荷
述前人之遺囑讓毋弟而相傳尚虞未出於
誠心是用往頒於詔問使駢來復奏曠宜詳

○平章事徐恭率恭有膽略善騎射六為兩
界兵馬使士卒樂附及為宰相志益謙遜深
疾文吏驕傲禮遇武人故庚寅之亂重房令
巡檢軍二十人環衛其第不及於禍○秋八
月完顏靖還靖之來王稱前王已避位出居
他所病篤不能就位拜命路又險遠非使者
所宜往靖以故不得見前王王乃具前王表
以附靖行○九月左諫議金莘尹右諫議金
甫當左散騎常侍李紹膺左司諫李應招右
正言崔謹等上疏以為前朝宰相崔允儀諫

議李元膺中丞吳中正等署宦官鄭誠告身
西海按察使朴純嘏妄奏老人星見知水州
事吳錄之妄獻金龜之瑞請皆禁錮子孫且
承宣王之喉舌但出納惟允可也今李俊儀
文克謙職無臺省居中用事請解無官允之
唯俊儀克謙事不久翼日諫官伏閣力爭俊
儀因醉使巡檢軍辱之王聞之召俊儀慰解
因諫官于隍城左遷萃尹判大府事甫當為
工部侍郎應招為禮部員外郎謙為殿中內
給事改俊儀為衛尉少卿克謙為大府少卿

○辛卯日有黑子大如桃○冬十月設百座
于宣慶殿飯僧三萬○宮闕災諸寺僧及府
衛軍詣闕將救火鄭仲夫李俊儀李義方等
恐有變閉紫城門不納殿宇悉火王出山呼
亭痛哭庾應圭詣景靈殿抱玉室祖真以出
又至中書省出國印○以王生日為乾興節
○戊午日有黑子大如桃○遣禮部侍郎張
翼明都部署黃公遇如金告奏
二年_宋道八年_金春正月謁景靈殿○以
鄭仲夫判西北面兵馬事金闡為兵馬使尹

麟瞻判東北面兵馬事陳俊為兵馬使○二月張益明黃公邁還自金勅曰卿遜居侯土望重邦人固常公耳以為心適會友于之邁疾累封章而敷奏述遜讓之由來攝位從宜投誠有請意欲奉家而保國義當垂詔以加恩肆因使价之還姑用俞音之布續當遣使冊命○有司請依太祖舊制以二月望燃燈王從之明年復用上元○三月遣尚書右丞李文著侍郎崔誦如金賀上尊號○夏五月金遣大府監上輕車都尉烏古論仲榮翰林

直學士張亨來冊王為開府儀同三司高麗國王仍賜冕服金印象輅鞍馬匹段弓矢等物○左承宣李俊儀奏請置諸州任內五十三縣監務命羣臣議以俊儀勢重性且猜險無敢異同○西北面兵馬使大將軍宋有仁乞解以金吾衛大將軍于學儒代之自庚寅之後北人橫恣昌州人殺其守愛妓置之衙門成州人議滅三登縣有不從者殺數十人鐵州人議殺其長格闔而死有仁不能制懼害及已稱疾乞代學儒亦不能制○秋七月

麟瞻判東北面兵馬事陳俊為兵馬使○二月張益明黃公邁還自金勅曰卿逖居侯土望重邦人固常公耳以為心適會友于之邁疾累封章而敷奏述遜讓之由來攝位從宜投誠有請意欲奉家而保國義當垂詔以加恩肆因使价之還姑用俞音之布續當遣使冊命○有司請依太祖舊制以二月望燃燈王從之明年復用上元○三月遣尚書右丞李文著侍郎崔誦如金賀上尊號○夏五月金遣大府監上輕車都尉烏古論仲榮翰林

直學士張亨來冊王為開府儀同三司高麗國王仍賜冕服金印象輅鞍馬匹段弓矢等物○左承宣李俊儀奏請置諸州任內五十三縣監務命羣臣議以俊儀勢重性且猜險無敢異同○西北面兵馬使大將軍宋有仁乞解以金吾衛大將軍于學儒代之自庚寅之後北人橫恣昌州人殺其守愛坡置之衙門成州人議滅三登縣有不從者殺數十人鐵州人議殺其長格闔而死有仁不能制懼害及已稱疾乞代學儒亦不能制○秋七月

王以宮闕災蟲食松葉乾文屢變下詔責躬
赦○八月遣太僕卿金暄如金謝封冊○冬

十一月幸普濟寺自此屢幸寺院

三年宋乾道九年金夏四月冊元子璿為王

太子又封王女為宮主近臣上壽夜分未罷

左右稍喧左副承宣文克謙諫曰前王之所

以廢者可不戒哉因勸王入內右承宣李俊

儀怒罵克謙李義方携妓入重房與諸將縱

飲喧嘩擊鼓聲聞于內略無畏忌○秋八月

東北面兵馬使諫議大夫金甫當起兵於東

巳癸

界甫當有膽氣鄭仲夫李義方等忌之甫當

欲討鄭李復立前王與錄事李敬直及張純

錫謀以純錫及柳寅俊為南路兵馬使裴允

材為西海道兵馬使使發兵乃與東北面知

兵馬事韓彥國舉兵應之純錫寅俊等至巨

濟奉前王出居慶州仲夫義方聞之使將軍

李義旼散負朴存威領兵趣南路又遣兵於

西海路以圖之義旼慶州人身長八尺膂力

絕人與兄二人橫於鄉曲為人患按廉使金

子陽收掠拷問二兄瘦死獄中獨義旼不死

子陽選補京軍携妻負戴到京會暮夜城門已閉投宿城南夢有長梯自城門至闕歷梯而登覺而異之善手搏殺宗愛之庚寅之亂義收所殺居多

臣等按善觀人者不觀其立功之成敗而觀其行事之是非用心之邪正心苟正矣事苟是矣則雖不能成功亦可取矣如甫當是已當其起兵於東南也慷慨發憤以討亂逆救君父為已之任其用心不可謂之不正矣其與敬直純錫寅俊諸輩同奉

前王以倡大義可謂名正言順而事亦出於是者不幸而敗至於殺身良可惜也獨其臨死一言貽禍於文士靡遺噍類其與始終全節者有間矣然大綱既正豈可以成敗論人乎以甫當之賢而尚不齒於列傳何也

九月李義方殺金甫當韓彥國李敬直遂大殺文臣先是安北都護府執甫當敬直等送于京義方鞠殺之甫當之謀舉兵也內侍陳義光裴允材知之甫當臨死誣曰凡諸文臣

孰不與謀於是切誅戮或投江水一卒執
縛宰相尹麟瞻次縛庾應圭應圭厲聲叱曰
汝賤卒敢辱宰相與郎官乎卒不敢近應圭
往見諸將曰亘古以來未聞無禮義而能保
國家者也且古法刑不上大夫公等有志正
國宜法古先奈何使賤卒縛辱大臣况尹公
有將略廟謀國有大事捨此不可又多殺無
辜必有殃禍諸將曰庚寅之事微公告奏吾
屬趙醢矣乃迎坐禮之遂解麟瞻縛時文士
戮且盡中外洶洶莫保朝夕郎將金富謂仲

夫義方曰天意未可知人心不可測恃力不
授義彌雍衣冠世寧少金甫當乎吾輩有子
女者悉令通昏文吏以安其心可久之道也
衆從之自是禍稍止

臣等挾漢有黨錮之禍士類殲滅唐有自
馬之變清流幾盡其禍慘矣然未若庚癸
之亂雍彌縉紳靡有孑遺之尤慘也自是
武臣專擅威福與奪廢置生殺皆在掌握
齒東班者為積威所劫畏首重足莫敢誰
何兇夫叛將接跡而起終高麗之世禍日

滋蔓不可復救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毅宗有焉

冬十月李義旼弒前王子慶州初義旼等至
慶州有人遮說曰前王來此非州人意乃由
張純錫柳寅俊等爾今見其徒不過數百皆
烏合之衆去其魁則餘悉潰走請少留吾歸
圖之第願勿加罪州人耳義旼曰我在勿憂
也其人遂入州謀諸衆曰純錫輩非今王所
遣殺之何害夜以兵圍而攻之斬數百人幽
前王子客舍使人守之庚申引義旼等入城

出前王至坤元寺北淵上獻酒數盃義旼拉
脊骨應手有聲便大笑朴存威囊以符合兩
釜投淵中忽有旋風乍起塵沙飛揚人皆呼
譟而散寺僧有善泅者取釜棄屍屍出亦佚
有日魚鼈烏鳶不敢傷前副戶長弼仁等密
具棺奉瘞水濱初前王宴金使使見承宣金
敦中問於執禮曰彼哲而長者貴而甚文其
名為誰答曰名敦中相國金富軾之子中魁
第者也金使曰果信矣王聞之使請曰寡人
壽幾何金使曰國王之壽久不可數今滿庭

老少之臣盡逝然亦有臨川之患王自計必
壽不復問臨川之患及庚癸之亂老少文臣
皆被害而王亦遇淵上之變其言果驗○李
義方以其從兄郎將李椿夫及杜景升為南
路宣諭使椿夫性酷多殺邑宰景升從容謂
曰受命之日以謂方鎮構逆州郡響應禍亂
連結恐難氏定今賴公威靈殲厥巨魁先聲
所暨束手請命誅戮已多請自今皆寬之脫
有反狀情迹昭著然後誅之椿夫從之南方
悅服椿夫謂景升曰始以公為庸怯今乃知

公寬大謹慎能濟大事向非公策豈特橫逆
未息亦使我陷於不義因結為刎頸交○制
自三京四都護八牧以至郡縣館驛之任並
用武人○以李義方為衛尉卿與威衛攝大
將軍知兵部事

甲午

四年宋淳熙元年金春正月歸法寺僧百餘
人犯城北門殺宣諭僧錄彥宣李義方率兵
千餘擊殺數十僧餘皆散去兵卒死傷者亦
多重光弘護歸法弘化諸寺僧二千餘人集
城東門門閉乃燒城外人家欲延燒崇仁門

入殺義方兄弟義方知之徵集府兵逐之斬僧百餘府兵亦多死者乃令府兵分守城門禁僧出入遣府兵破重光弘護歸法龍興妙智福興等寺李俊儀止之義方怒曰若從爾言事不成矣遂焚其寺取貨財器皿以歸僧徒要擊於路還奪之府兵死者甚衆俊儀罵義方曰汝有三大惡放君而弑之取其第宅姬妾一也脅奸太后女弟二也專擅國政三也義方大怒拔劍欲殺之文克謙止之曰以弟殺兄惡莫大焉何面目見人乎若吾言不

可聽請先殺我義方與克謙善且其弟隣為克謙女婿故從其言俊儀走出西門義方引劍割其脣而卧鄭仲夫曰兄弟鬪於官中何理耶欲執俊儀殺之仲夫妻聞之使人謂曰義方兄弟之事於卿何與由是俊儀得免然交舊莫敢往見門客亦散俊儀往謝義方義方亦潛往謝之○三月太子納李義方女為妃○夏五月命指諭于光胤白任至行首李冠夫宋羣秀慶大升牽龍車若松等打毬賜綬綃有差○制左蘇白岳山右蘇白馬山北

蘇箕達山置延基宮闕造成官○秋九月西
京留守兵部尚書趙位寵起與謀討仲夫義
方檄召東北兩界諸城曰側聞上京重房議
曰近北界諸城率多桀驁宜往攻討兵已大
發其可安坐自就誅戮宜各糾合兵馬速赴
西京於是崑嶺以此四十餘城皆應之○冬
十月延州人推玄德秀權行兵馬臺事以拒
趙位寵位寵之檄名也德秀與其父都領覃
胤謂州軍將曰昔契丹蕭遜寧侵我列城並
降而獨我州屹然固守功載王府今位寵包

藏禍心旅拒王命天地所不容苟懷忠義者
可忍從命耶遂與州將向闕羅拜連呼萬歲
閉城固守位寵遣人牒延州曰今北界四十
餘城軍馬已會于此獨爾城不至將舉銳兵
問罪慎勿聽二三人語宜秣馬興師速赴西
都城中推德秀主兵馬德秀遣州將彥通等
三十餘人擒賣牒者殺之位寵又牒云今發
兵者將以救北藩列城也列城兵已至清川
江獨爾城不至將發兵往攻滅之於是州人
頗洵洵或有欲應位寵者德秀詐為孟州將

吏書密令城外民投城中曰京軍十領已踰
鐵嶺自東界將擣西鄰凡州鎮為位寵誑誤
者毋輕發兵其各堅守以待之城中人信之
無二心德秀與州副使崔懌文判官安之彥
金公裕等分兵屯守諸門○遣中書侍郎平
章事尹鱗瞻率三軍以擊位寵又遣內侍禮
部郎中崔均為東北路都指揮使往諭諸城
○兵馬使車沖圭趣延州至雲畔驛雲州人
殺之分臺監察御史林擢才錄事李唐就等
懷印至延州曰兵馬使既死吾等無所歸請
活我輩於是州人以玄德秀弟宣旨別監將
軍利厚權行兵馬使事德秀權監倉使事唐
就仍為兵馬錄事遂易置部署嚴兵守之安
北都領姜遇文與三十四城都領致書延州
曰上京將發大兵以討北蕃諸城諸城實無
罪故西京趙尚書欲救吾等徵召軍馬而獨
貴城不至何也若有異謀不從者當赤其族
宜率軍馬赴西京使無後悔○尹鱗瞻與西
兵戰敗績鱗瞻至崑崙驛會大風雪西兵冒
雪從嶺而下出不意急擊官軍亂遂奔潰鱗

瞻欲冒入敵中都知兵馬事鄭筠止之曰主將不宜自輕遂趨鱗瞻馬潰圍突出僅獲免收軍而還○西兵陷和州兵馬副使崔均等死之均歷抵登和等數十城回至寶龍驛王遣中郎將李景伯權授均禮部侍郎充兵馬副使與兵馬使合擊西兵均聞命謂景伯曰吾觀諸城與位寵連結皆懷二心敵兵若至向背未可知然君命可避乎即入和州營是夜敵將金朴升趙冠等來攻郎將李琚開門納之均與兵馬使大將軍李儀御史智仁挺

被執均罵曰汝賊帥位寵起自行伍位至人座國恩莫大而乃忘恩背義舉兵構逆天地神人所共憤其亡可立待也汝等助其凶惡拘執王人若官軍繼至則汝輩何逃均儀及幕僚軍校皆遇害均才學出羣初宰相崔允儀將終毅宗遣中人問所欲言奏曰臣蒙國重恩更無所望為國大用者唯崔均耳及金遣使問王即位之故命均為接伴使金使屢致詰隨問辨解無差舛金使服其敏文才吏幹俱優未及大用人皆惜之○以將軍杜景

升為東路加設兵馬副使景升率兵五千餘人至孤山分軍為三以左右翼急擊西兵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比至宜州金朴升列車城門以拒之景升又選銳攻拔其城擒斬朴升傳首京城諸州鎮稍稍來歸景升至孟州敵兵據險拒之與李儀旼石磷等共擊破之斬首四百孟德二州兵亦棄城走景升慰諭居民令各按堵○西兵攻延州玄德秀擊破之先是雲州郎將君禹遣邊孟賫書諭延州曰西京差官率四十餘城及諸寺院僧雜軍萬

餘欲侵貴城宜慎思之其速赴召林擢才斬孟頭梟示城外俄而西兵來攻城擢才擊破之至暮西兵復屯城南諭之曰東北諸城舉兵欲正三韓獨爾城不應故舉兵來攻苟有人斬利厚兄弟擢才唐就等開門出降將加厚賞不爾必屠之德秀率軍出擊之西兵大潰○西兵向京都來屯京西路上李義方怒甚執西京人尚書尹仁義大將軍金德臣將軍金錫材無貴賤悉殺之梟首于市領兵分出先遣崔淑等數十騎衝陣突擊殺數人諺

軍乘之西兵驚亂大敗而走義方乘勝逐北至大同江位寵收散兵復守城義方屯兵城外留月餘苦寒不能戰復為西兵所敗乃還○官軍捕斬位寵子卿及將軍禹為善傳首于京○十一月西兵復圍延州數重玄德秀遣高勇之李唐就等急擊大敗之擒殺甚衆復攻城德秀又出擊破之獲兵仗無算○復命平章事尹鱗瞻為元帥樞密院副使竒卓誠副之知樞密院事陳俊為左軍兵馬使同知樞密院事慶珎為右軍兵馬使上將軍崔

忠烈為中軍兵馬使攝大將軍鄭筠知兵馬事上將軍趙彥為前軍兵馬使攝大將軍文章弼知兵馬事上將軍李齊晃為後軍兵馬使司宰卿河斯清知兵馬事復攻西京○十二月杜景升還王曰卿以死許國使兇徒挫氣厥功不細然大慙尚存社稷之恥也卿其勉之仍命為後軍摠管使○李義方伏誅義方自納女東宮益擅威福濁亂朝政衆心憤恐時尹鱗瞻治兵西郊僧徒亦從軍義方偶出宣義門外鄭筠密誘僧宗昱等託有求訴

隨義方後伺隙斬之分捕俊儀兄弟及其黨
高得元柳允元等皆殺之王憲軍中驚擾遣
吏應圭諭之軍中皆疑文臣嫉僧徒為變欲
殺鱗瞻應圭還告仲夫遣人諭其意然後乃
止僧徒以為賊臣之女不可以配東宮奏黜
義方女遂聚普濟寺不設王遣知奏事李光
挺左副承宣文克謙慰諭○尹鱗瞻等謂諸
將曰我聞招携者附于內伐叛者披其技今
位寵腹心在漣州我若先攻西京則在漣州
者招誘北人共為掎角我腹背受敵非計之

善也今漣州負恃西都而不虞我之至也宜
先攻漣州漣州若下北州諸城必皆歸順然
後率順而攻逆則意全力一篋不濟矣遂趣
漣州○中書侍郎平章事崔惟清卒惟清昌
原郡人平章事奭之子少孤嗜學經史子集
靡不該通中第乃曰學優然後仕杜門讀書
不求仕宦有薦舉者即曰學未就固辭久之
被薦直翰林院累官至平章事庚癸之亂文
臣皆被害而諸將素服德望戒軍士勿入其
第惟清暮功之親俱免於禍王即位以宿德

復相嘗撰李翰林集注及柳文事實王覽之
嘉賞鏤板以傳性好浮屠日誦佛經○以鄭
仲夫為門下侍中陳俊叅知政事慶珎知門
下省事竒卓誠知樞密院事宋有仁為樞密
院副使李光挺為樞密院副使御史大夫先
是仲夫見李蔡見殺內懼欲辭位杜門不出
義方兄弟携酒饌詣其家致款仲夫迎入以
實告之義方等相與約誓結為父子言甚切
至仲夫安之至是拜侍中廣植田園家僅門
客依勢橫恣中外苦之有仁初娶宋商徐德

彥之妻貲財鉅萬睿宗朝賂宦者拜攝大將
軍頗與文官交通往來武官常疾之及仲夫
用事有仁自處孤危恐禍及已遂妻求娶仲
夫女仲夫許之至是驟登樞府大張禍福進
退人物皆出其口

未乙

五年宋淳熙二年春正月趙位寵遣兵政
曜德縣王遣工部侍郎庾應圭給事中正
儒宣諭曰朕因臣民推戴丕承祖業頃有賊
臣專擅國政多行不義以致人心怨叛干戈
爛熳朕甚哀慟其賊臣已從卿等表奏舉義

掃蕩卿等又奏降使宣諭嘉乃忠誠遣使宣諭體朕至意更勵忠誠王以應圭素有名望曾命宣諭諸城諸城稍稍歸順至是更遣之應圭見位寵諭以君臣大義辭意慷慨位寵即上表請降應圭將還西京裨將李仁白明等據應圭鞍辭頗不恭應圭罵曰微卒何得無禮於使命耶行至生陽驛正儒因且疾詩留宿應圭曰韋脫虎口宜達曙亟行以避不測之變至高原洞仙兩驛正儒復固請留宿又不聽翌日入京位寵悔之果遣精騎追至洞仙驛不及不勝忿斬館吏而還○趙位寵使左營郎將徐俊明上表賀誅義方王拘留俊明於法雲寺○二月諸城兵復攻延州玄德秀擊敗之○三月漣州以官軍攻圍請救於位寵位寵遣將救之官軍從間道擊之斬一千五百餘級虜二百二十餘人○夏四月官軍遇西兵于莽院掩擊之斬七百餘級虜六十餘人○下教曰朕以涼德謬承丕緒智術寡昧刑政乖錯威輕德薄不能御下西北人民連謀不執自庚寅癸巳迄至于今殺傷

滿野干戈不息感傷和氣天變屢見茲乃寡
人否德所致焦心勞思不遑寧處書曰民惟
邦本本固邦寧安民最為要務分憂列郡者
不得殘害百姓使流離失所獄者人之大命
書曰刑期無刑故閱實原情究其終始庶無
濫刑其爾刑官以慈折獄比來奔競成風刑
政濫失不能開公門杜私路廣進賢之道賞
罰者人主之柄而近者權臣在朝威福出自
私門亂常失序此風不革有損國家後有如此
等事有司舉法論罪今者民俗偷薄生不

能養親死不能追遠如有忠孝友恭者皆旌
勸之又華侈踰度宴飲過極其悉除之若金
銀物飾亦不得施用寡人獨智不能施設省
臺諸司各陳無隱○五月丙申發前王喪百
官玄冠素服三日壬寅命內侍十人護葬陵
曰禧謚莊孝廟號毅宗位寵舉兵聲言義方
弒君不葬之罪故奉葬禧陵而安其真於海
安寺將軍朴存威嘗使於雲中道每誇納釜
之事至是雲州人應位寵斬之○六月後軍
總管杜景升以漣州久不下積土城外樹大

砲攻城拔之又斬義州都領崔敬若及令猷
令英等於西北諸城皆復迎降遂移師攻
西京尹鱗瞻曰西京城險而固若以久勞之
卒蟻附而攻非計也但以圍之無使出掠且
復招懷開示生路則城中彼劫者必謀出降
若爾位寵乃一餓囚耳何能為乎乃於城東
北築土山而戍之位寵食盡至啗人屍時出
挑戰堅壁不出有擒獲者賜以衣食而遣之
城中聞之縋城來附者甚衆○秋七月趙位
寵遣金存心趙規如金奏李義方放弒之罪

存心中道殺規來泊禮安江王命中使迎勞
拜存心為內侍閣門祗候其率行軍將六十
人職賞有差○八月以寧延二州不附位寵
固守其城除安北戶長魯文腴為閣門祗候
玄德秀為內侍延州都領覃胤為將軍使居其鄉
德秀為內侍祗候安北都領姜遇文宋子清
文臣老職賞有差使皆居京蓋安北初附位
寵而後背之也○算業及第彭之緒譖承宣
宋智仁進士秦公緒陰與南賊石令史謀作
亂王命內侍李存章郎將車若松鞠之逮繫

甚繁更命內侍尹民瞻上將軍崔世輔按驗
皆流海島又閉城門大索陰謀者大府少卿
李商老坐誣配海島百司雖知其寃然畏怯
無敢言者○九月岳嶺兵馬使大將軍康漸
與位寵戰敗績免其官○官軍與西兵戰大
敗之斬獲三千餘級據其要害鳳凰頭城之
○工部侍郎庾應圭卒應圭平章事弼之子
性穎悟美風儀時人謂之玉人善屬文再舉
不第八補內侍操行貞固持議端方斷事若
夙成然出倅南京政尚清介一芥不取於人

其妻因免乳得疾但憂憂而已有一衙吏密
饋雙雉妻曰良人平生未嘗受人饋遺豈宜
以我口腹累良人滑州耶吏慚而退南人頌
之嘗告奏于金金人高其使節每於使介往
來必問安否卒年四十五○太子納信安伯
城之女為妃○冬十月趙位寵遣徐彥等如
金上表曰前王本非迎讓大將軍鄭仲夫郎
將李義方弒之臣位寵請以慈悲嶺以西至
鴨綠江四十餘城內屬請兵助復金主執送
彥等○十一月有人誣告重房曰文臣與南

賊潛謀作亂奏流都校丞金允升等七人于
島貶兵部尚書李允修為巨濟縣令○設八
關會時因西征衛卒乏少加發四百人號衛
國抄猛班皆持劔戟環衛毬庭○侍中鄭仲
夫修普濟寺設落成會請王臨幸有司諫止
之仲夫陰令僧錄司奏請親幸具盛饌以進
王不欲久留命宰相宣侍臣同時赴宴○
十二月賜鄭仲夫几杖仲夫年已七十不欲
去位郎中張忠義阿意說之曰宰相賜几杖
則雖七十不致仕仲夫悅諷禮官依漢孔光

高麗明宗

甲

故事賜几杖國事皆關決時坐重房議人罪
百僚詣門賀

六年宋淳熙三年金春正月金遣大監阿典

溥等來賀生辰時軍旅西征慮客使覘我虛

實發神騎抄猛班迎于道路○公州鳴鶴呀

民亡伊亡呀伊等嘯聚黨與自稱山行兵馬

使攻陷公州遣祗候蔡元富郎將朴剛壽等

宣諭不從二月命大將軍丁黃載將軍張博

仁等討之○金人以兵船十餘艘侵掠東海

霜陰縣○三月趙位寵使人詐為居士服請

東鑑二十一卷六十一

兵於西北州鎮至靜州被執○鄭仲夫以病請免○東海水黃濁三日變為血色○麟州人康夫祿升鄭臣等殺防守將軍蔡允和王遣內侍祗候崔存往諭之未幾又殺義州分道將軍尹光輔防禦判官李彥升以應位寵位寵遣人署諸城酋豪以偽官麟州都領郎將洪德謀執其人以拒之夫等袖刃至德家欲害之德伏兵於門斬之○位寵出城與官軍戰佯敗而還官軍逐至龍興德部位寵回軍擊之官軍死者甚多○兵馬使奏與南賊

高麗明宗

戰不利士卒多亡請募僧以濟師○夏六月陞亡伊鄉鳴鶴所為忠順縣○尹麟瞻攻拔西京斬位寵時麟瞻攻通陽門杜景升攻大同門破之城中大潰擒位寵斬之囚其黨十餘人餘皆慰撫居民按堵如故謁太祖真殿函位寵首遣兵馬副使蔡祥正來告捷梟其首于市又送位寵妻孥及俘獲百餘人先是麟瞻忽聞西京城上譟問之云城上人呼立龍而賀之麟瞻曰位寵將死矣去人與頭豈可生乎

臣等按弑逆之賊人得而誅之雖鄰國之
大夫亦得沐浴而請討况其一國之臣子
乎然則位寵之稱兵討賊可謂義乎為其
君父而復讎烏得謂非義乎仲夫義方義
旻天下之大惡屠戮縉紳放弑君父肆行
而無忌憚則嘗北面於先朝者其可翹視
而不之討乎此位寵之所以不得不舉也
其舉也以義而不能濟事卒歸於叛國何
哉蓋以其所舉之時非也若是則當以何
時而舉耶當甫當之舉義兵使位寵審其

時勢早為之計併謀協力迭為犄角甫當
攻於前位寵議於後則為亂賊者腹背受
敵將狼顧脅息投首函鼎之不暇矣於是
而誅亂逆之賊於是而定前王之位於是
而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庶幾得春秋
誅亂討賊之義矣顧乃逡巡畏縮逗遛不
決者有年甫當已死毅廟已弑明宗之位
已定亂逆之黨磐據然後謀動干戈於邦
內構釁生事於他國其為計不亦誤乎此
所謂所舉者雖義而所舉之時非也其所

失如此雖欲免叛國之罪得乎

遣樞密院副使李之磐大將軍宋慶實往西
京獎諭諸將○秋七月尹麟瞻遣秘書少監
庾世績表賀平西授世績少府監○遣吏部
侍郎吳光陟詔班師加尹麟瞻推忠靖難匡
國功臣上柱國監修國史遣叅知政事陳俊
迓勞諸將于金郊驛復遣弟平涼侯賜宴于
馬川亭諸將凱還賜宴勞之○八月將軍金
光英路遇一旗頭來揖馬前者光英怒其不
拜捉囚于街衢其黨羣聚擅放之便至光英

高麗明宗

家呼譟光英拔戟拒之衆怒甚光英懼踰垣
而避其衆毀屋舍乃去○諸領府軍人揭匿名榜云侍中鄭仲夫及子承宣篤女婿僕射
宋有仁擅權橫恣南賊之起其源繇此若殺
軍征討必先去此輩然後可爲聞之懼乞解
職累日不出○以少卿朴挺義為西京副留
守○九月南賊攻陷禮山縣殺監務○將軍
李永齡別將高得時隊正敦章等為李義方
謀報仇於鄭仲夫事泄重房捕竄于遠島永
齡等本義方門客也○良醞令同正盧若純

主事同正韓受圖詐為平章事李公升尚書
右丞咸有一內侍將作少監獨孤孝等書投
亡伊欲引與為亂亡伊執其使送于安撫別
監盧若冲若冲收械押還王命承宣文章弼
鞠問若純等曰今弒君之賊當途為大官吾
輩不勝憤激欲引外賊與之誅剪顧吾輩名
微恐或不從以公升等素有物望故詐為其
書耳王聞而義之重房奏請其罪皆黥配遠
島若冲以若純之兄亦坐黥○冬十一月遣
將軍吳叔夫如金賀正將軍吳光陔郎中尹

高麗明宗

宗誨進玉帶二腰謝執送徐彥○十二月中
書侍郎平章事尹鱗瞻卒鱗瞻平章事彥願
之子為人聰悟過人雖千百人一問姓名輒
記不忘庚寅之後武臣用事鱗瞻每被掣肘
脂韋自保而已及平西賞罰不中措置失宜
致使西北降附之民屢叛物議少之○遣大
將軍鄭世猷李夫為處置兵馬使分左右道
往討南賊世猷等聚開國寺門前練兵閱月
而後行○初西北諸城皆附趙位寵宣州鄉
貢進士房瑞鸞謂其兄孝珎得齡曰今位寵

脅誘諸城土豪偽署官職令收兵赴西京我曹亦預其中吾婦翁尹仲瞻以兵馬判官在從兄鱗瞻麾下婿攻婦翁情所不忍况位寵所謀不軌終必自敗兄宜熟計孝环等然之夜密誘州人曰位寵始以誅賊臣為名故諸城響應稱兵詣闕及至郊圻交鋒輒敗官軍追擊僵尸盈途雖欲收餘燼復謀旅拒氣勢已沮不可復振所恃者惟險固耳若玉師一朝猝拔西京移軍臨之圍城必為盡粉且位寵之志不止討賊若不改圖恐與同惡流醜

高麗明宗

後世今欲率先倡義去逆効順諸君亦有意乎州人皆服有都領郎將義儒受偽署為將軍獨不可孝环狙射斃之即遣人告義州義州人亦殺偽首景綽等以應俱遣人從間道賫賊首飛報行營諸城聞之皆罷兵事聞王嘉之賜孝环爵散騎真瑞鸞以同正屬內侍得齡留本州為戶長至是州人嫉孝环獨受爵賞遂殺得齡及其母

丁酉

七年

宋淳熙四年
大定十七年

春正月亡伊亡所伊來

降賜廩粟命監察御史金德剛押送其鄉○

東

二

六

二

九

二月全羅州道按察使報彌勒山賊降○亡
伊等復叛寇伽耶寺○壬午大霧二十餘日
連晝夜日月無光○興王寺僧上變僧統冲
曦潛結僧徒謀篡逆逮捕鞠之知其誣釋之
○南賊寇黃驪縣又寇鎮州○右道兵馬使
擒斬伽耶山賊首孫清及其黨清嘗自稱兵
馬使○盜起西海道遣戶部員外郎朴樞發
州縣兵討之○三月吳光陟還自金言呀進
玉帶其一乃石乳非玉有司奏之帝曰小國
無辨識者誤以為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

高麗明宗

物者復却之豈禮體耶王聞之慚懼遣郎中
朴孝縉表謝乞罪○亡伊等焚劫慶院殺居
僧十餘人逼令住持僧賣書赴京略云既陞
我鄉為縣又置守以安撫旋復發兵來討收
繫我毋妻其意安在寧死鋒刃終不為降虜
必至王京然後已○左道兵馬使擒賊首李
光等十餘人○夏四月義靜二州叛遣直門
下史正儒諭之○南賊陷牙州時清州管内
郡縣皆陷於賊唯清堅守○重房奏東北兩
界州鎮判官不許以武官補從之主是議者

將軍洪仲邦也武官金敦義等六人伺仲邦
出遼道彌訴重房捕得之賊配于島○五月
遣宣旨使用別監審覈南賊制置左右道兵
馬使戰功多少○詔削忠順縣彌○趙位寵
餘衆五百餘人作亂殺留守判官朴寧及初
請降者副留守朴挺義司錄金得礪等潛竄
獲免初王師之攻圍也喻城降者無慮千餘
人及城陷丁壯皆逃匿厥後其降者以逃者
為叛妻略婦女攘奪財產故丁壯作亂致此
變遣大將軍李景伯郎中朴紹往諭之○內

高麗明宗

侍郎將燕兵部員外郎莊甫性剛正不阿擢
貴嘗面責內侍將軍鄭存實接入驕傲重房
聞之劾甫陵辱長官議欲貶臣濟縣令甫不
勝憤怒詣樞密院謂院使上將軍李光挺副
使上將軍崔忠烈曰竊聞公等欲貶甫海上
甫有何罪耶聲色俱厲光挺等怒即配遠島
陰使人擠於江中聞者惜之○六月金橫宣
使大府監徒單良臣來其來也國家疑西京
餘孽梗路託言軍旅之後沿路大疫從他路
迎候仍遣戶部郎中朴紹中郎將牙應時率

官軍及神騎軍八十人往備不虞行至通德驛賊果猝出掩擊死者十八九紹亦遇害○辛卯震大廟○亡伊遣人請降○秋七月官軍與西賊戰敗乃還○王親製引咎責躬詞告謝于景靈殿○西賊首郎將金旦請降下制曲赦遣中使往諭○北路制置使李景伯間西比面兵馬使杜景升在水清欲與議軍事遣五百餘騎邀之西賊金旦等設伏狙擊于驛路騎兵皆沒唯郎將高勇之等十餘人走免景升已就途聞變馳還入城賊追不及

高麗明宗

執電吏殺之○兵馬使鄭世猷等捕亡伊亡所伊等囚清州獄遣人告捷○遣抄猛珣行首李頌綽金立成討西賊○罷判大府事廉信若先是信若口業田在峯城縣仲夫奪之既而還之至秋信若遣奴收獲仲夫家奴遂奪因與相鬪仲夫遣人捕信若奴付街衢獄殺之遂告重房劾之王不得已乃罷○八月遣五軍別號討西賊○以石麟為西北路知兵馬事時李景伯與杜景升不協戰數不利召景伯還以石麟代之以景升兼處置使○

南路捉賊兵馬使梁翼京還翼京所至貪婪吏民不堪其苦咸謂害甚於賊○金使還時以西賊梗路渡臨津由春州界行至定州乃出關春州副使崔志弼托供頓聚飲太甚坐罷○西北路斬賊魁金旦等五人首函送于京○九月遣上將軍李義叟領八將軍討西賊○西賊自西京晏和寺移屯香山○冬十月西賊首康畜等三人來降皆授校尉遣還諭降餘黨○十一月西賊首曹忠來降○南賊制置兵馬使李夫還夫馭軍嚴整所至得

高麗月卡

士卒心屢戰皆捷故盜賊屏息○十二月西北面兵馬使崔遇清斬靜州都領純夫郎升金崇純夫等屢謀逆國家姑息不討至是遇清誘州人殺之下詔褒之

戊戌

八年

宋淳熙五年

金

春正月分遣察訪使于

諸道問民疾苦黜陟官吏及奉使者限十年以前追論殿最凡被劾者八百餘人雲中道察訪崔孝著以考覈不精免全羅道察訪宋君秀陞黜徇私然以權門子人無議者○興王寺僧告重房曰寺僧有與德水縣人謀作

亂者散員高子章實知之重房逮捕僧及子章流于遠島陰遣人投之江中子章性甚暴戾聞者相慶○西北路兵馬使李義旼斬西賊三百餘人告捷○二月樞密院使李光挺同知院事崔忠烈副使文克謙等奏曰燃燈舊用二月望近因聖考諱朔改用正月有乖先王之本意比來三光告異二氣不調恐或由此請於二月望繼不設會作樂悉令公私隨分燃燈從之○三月清州人與州人係京籍而退居者構隙捕殺幾盡其黨之在京者

高麗明宗

聞之欲為報仇矯旨募死士向清州遣將軍韓慶賴追止之不及與州人戰不勝死者百餘人以不能禁制罷牧副使趙溫舒事審官大將軍朴純弼將軍慶大升○宥諸道察訪使械送賊吏三十五人○內侍郎中崔貞免是時使金者儼從有額要市利者競就使家賂銀二三斤然後得行貞為生日回謝使宋有仁囑一奴令帶去貞以賂貨者已滿數不能補奴恃主勢遂行竟為金人所檢括捕送貞還坐免○夏四月西賊陷谷州遂安掠財

穀牛馬而去○發五領軍往捕西賊○六月
賜陳光恂等三十人及第御史臺奏舊制新
及第紅牌降使就賜于家迎待頒費寒進之
士不克供辨自今請於簾前賜牌中書門下
府駁奏先王之制必降賜于家者將以榮耀
里閭使人欽慕况行之已久仍舊便從之○
御史臺劾兵部銓注失當於是判事閔令謨
上章自列中書門下及重房反劾御史臺合
司乞罪王敦諭皆令出視事○罷察訪使所
劾賊吏職其政最者皆陞資○秋七月以大

高麗明宗

學博士盧寶璵為蔚州防禦副使叅知政事
宋有仁以謂外官文武交差已有成法今見
任蔚州判官亦文官不宜又除寶璵不署告
身時溟州副使管城縣令皆文官而吏部又
以文臣為判官尉省已署過寶璵引以為例
告有仁有仁怒然前已誤署勢不得自奏乃
誘重房駁奏寶璵及溟州判官管城尉皆不
得赴○罷中丞宋諤左遷御史晉光仁為工
部員外郎初鄭仲夫家奴犯禁諤光仁縛問
之仲夫怒欲殺諤等其子篤諫止之仲夫遂

上奏欲罪之會旗頭祿尚告仲夫曰大將軍張博仁前將軍趙存夫等期以暮夜犯公家仲夫信之請繫詔獄王命內侍將軍吳光陟等按問無狀又旗頭告同領旗頭八十人會飲酒家謀出博仁於獄仲夫鞠之亦無驗竟竄博仁於海島餘悉流南裔又旗頭康實誣告樞密崔忠烈如博仁所謀仲夫復請按鞠由是連起數獄不暇治訖等王慮仲夫未快憤罷訖職左遷光仁○廣德里舊有太后別宮比因火災不御左承宣鄭筠請買為私第

高麗明宗

太后命却其直而與之至是大興工役時王在壽昌宮侍太后疾其地距宮不百步又於歲行為太后忌方王深惡之欲止其役憚為不果○冬十月以西賊魁光秀為校尉金甫攝校尉思進軾端戒訓為隊正初位寵餘衆復聚分為三軍思進軾端為中軍行首戒訓為指諭金甫為前軍行首先秀為後軍行首散居嘉渭泰漣順等州山谷首尾行劫大為民患嘗攻焚慈肅二州又屠妙德香山諸寺朝廷遣兵討之屢戰失利大將軍朴齊儉為

兵馬使始至營與錄事金重甲謀部分諸校
叢與化雲中道州鎮兵為掩襲計賊依阻山
林遷徙無常未易討之又諸郡人多為賊耳
目軍中動靜輒先知戰始一合兵皆敗北官
軍聞之氣沮逗留不進裁留五百人為聲援
引還賊乘勝攻破寧州之靈化寺驅僧為兵
遂攻漣州賊勢轉盛然其游寇日以村場無
壁者既劫掠無遺大城則皆堅守不可猝拔
野無所獲漸就飢窘謀欲自降以延歲月會
嘉州賊道遇昌州記事白公軾先陳納款之

意齊儉聞之遣人招誘誘之賊相率來降齊
儉每見賊來輒拊循之曰汝等皆吾赤子也
開倉賑之前後凡六百餘斛乃聽其所占分
處龜漣等州使之安業其三軍行首皆給傳
送京獨中軍行首進國不降率其黨百五十
餘人欲投北蕃齊儉遣兵盡擒斬之龜州別
將東方甫等十七人嘗與賊交關往來亦皆
伏誅○十一月御便殿引見東西兩界諸城
上長都領賜上長匹段都領錦衣金帶馬一
匹以平西之後盜賊頻起慮復動搖有此賜

識者嘆其姑息○金八將軍兵來屯義州關
外兵馬使廉信者遣人詰之昏曰聞西京趙
位寵請兵西宋欲伐我故屯兵以備之非有
他故也又詰曰位寵已誅宋又阻大海無路
請兵此皆虛說請問告者名金將曰龍州人
某也信若使人往索其人已逃令諸城物色
求之得於永清縣鞠之果服曰吾父常以國
家密事往告金人多獲厚利臨死囑諸我故
我以此恐惕邀彼厚賞耳遂誅之沒其母為
官婢○鄭仲夫致仕以宋有仁為門下侍郎

高麗明宗

平章事初仲夫為冢宰居中書省有仁以親
嫌未登相位在樞密累年以為樞密侍從官
久處無益唯尚書省可處潛托內人以奏即
拜中書僕射及仲夫致仕乃拜平章事時問
今先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主以有仁武臣
使又為仲夫婿心憚之班令謨上有仁曰
讓亦以令謨為門下侍郎平章事班有仁上
有仁嘗請壽德宮而居之棟宇壯麗殆非人
臣所居富貴華侈擬於王室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六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六

宗

